

宋

鹽攪二瓦

鹽水一瓦

研碎三瓦

若洗牙如膏如油一滴

蘊

珊

綱

鑑

擇

語

染

宋太祖

陳希夷先生

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主視學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杜太后聞陳橋之變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后愀然不樂左右問之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

周遣太祖率兵禦大丹行至陳橋將士擁立黃袍加身遂爲天子

宋主謂

功臣石守信等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

宋太祖杯酒
釋兵

薦荐

薦

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
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
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
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
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脩汴京城。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
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趙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
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

宋於一君臣

之治者云

中可後天子

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

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

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

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

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

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

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磨墨也

自是不敢復言

宋主聞比漢主鑄作酷刑賦斂繁重曰吾當救此一方

宰相人場物
色之象人少青
見解

民。

宋主召見處士王昭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

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

益俸

同書

宋主不許江南緩師答使臣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

天下一家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鼾睡耶

鼾睡臥息也

帝欲留都洛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

終當居長安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

長安形去此兵

安天下也

武之世

維為太平天子
世世無所益
天下下子

勢以去元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
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
天下民力殫矣

光義嘗有疾帝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
帝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
德非吾所及也

帝一日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故曰爾謂天子易
為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

永康公主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

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

太宗

薛居正卒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修飾爲善

帝以傳國廷美意訪之趙普曰先帝已誤陛下豈可再誤

帝嘗子名彥藻

益王作假山王強姚坦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

婦人之兒或至亡國
兄弟之叔父手足
自戕奈何

初太后杜氏將
祖監周以幼主
失天下宜立長
君以安社稷命
太祖百歲以
天下傳之義
光義傳之義美

光美傳之德昭

太祖許諾命趙

晉記其言光義

光美太祖弟德

昭太祖子光義

即太宗光美即

廷美

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
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
出非血山而何

以呂蒙正參知政事蒙正入朝堂有朝士皆之曰此子
亦參政耶蒙正權爲不知而過之或欲詰其姓名蒙
正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帝勤於讀書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

宋琪等問華山隱士陳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

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
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上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
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過於此。琪等。
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老子上篇聽之不聞
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曰

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
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
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

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帝謂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費億萬。八年始成。田錫上疏曰。眾謂金碧燦煌。臣以爲塗膏蠟血。

江州陳兢。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

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至是子姪益衆。常苦乏食。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旱蝗。帝詔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忸齎至。臣卽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藉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于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爲大可任。遂以爲樞密副使。

此一節論乃
此之教若使
六經列天下
是治矣人而
一事也世不
功也

李沆嘗侍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

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啟篋暗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

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普論二十篇

也

紆指也

帝曰士享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指朱拖紫足以爲榮矣

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

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

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

帝以立儲事問寇準。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

帝御乾元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

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

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畢集，故繁盛如

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

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

位。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
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臣
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

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
不糊塗決意用之

太子初名元侃改名恒嘗爲太子

元佐帝之長子前以狂疾

帝不豫王繼恩等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
廢廢

廢也

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

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

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

然○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
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焉○

真宗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
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曰○上○待○輔○臣○如○此○蓋○
無○乘○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耳○卽○欲○移○疾○會○
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請○罷○許○之○

帝○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

人此最爲先。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
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
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
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爲人臣
有密啟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王旦常奏事。退帝口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卽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
進。屢趣備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寔。
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關關缺同

卷二
二
義

右諫議大夫田錫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
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日脫也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盥食王且歎曰我輩
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李沆曰強敵外患足爲
驚戒他日四方寧謐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
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
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